

中外名人人生宝典

YOUQING ZHI GE

毛祖棠 主编

友情之歌

友谊篇



朋友之念
同窗之谊
师生之情

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介绍了数十位古今中外著名人物重真情、惜友谊的情感世界。全书分“师生之情”、“同窗之谊”、“朋友之念”三部分,其中有不少经典故事,情文并茂,佳话连篇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友情之歌:友谊篇/毛祖棠主编. —北京:金盾出版社,
2004.1

(中外名人人生宝典丛书)

ISBN 7-5082-2777-8

I. 友… II. 毛…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
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4183 号

金盾出版社出版、总发行

北京太平路 5 号(地铁万寿路站往南)

邮政编码 100036 电话 68214039 66882412

传真 68276683 电挂 0234

封面印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

正文印刷:北京万兴印刷厂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6 字数:93 千字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01—20000 册 定价:8.00 元

(凡购买金盾出版社的图书,如有缺页、
倒页、脱页者,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师 生 之 情

孔子因材施教 /2 李叔同为人师表 /8 徐悲鸿育人 /14 李可染“惹祸” /17 启功的人生关口 /21 从海顿到莫扎特 /25 华罗庚的回答 /31 冼星海的黄河情 /37 袁隆平的农民弟子 /43 姜昆拜师 /48 金牌教练徐益明 /53 牛顿的幸遇 /58 卢瑟福虚怀若谷 /63

同窗之谊

林纾义重千金 /69 鲁迅以诗寄哀 /74 曹禺不忘嘱托 /80 叶挺他乡遇知己 /87 张爱玲在香港 /93 苏雪林仗义执言 /98 沙汀与艾芜的文学缘 /103 杨振宁热泪长流 /108 钱学森在火箭俱乐部 /114



爱因斯坦绝路逢生 /119 波伏瓦一见钟情 /124
郭沫若的远方思念 /129

朋友之念

俞伯牙巧遇知音 /133 李白赴约 /136 欧阳修的误会 /141 张学良“还”画 /146 高士其难忘往事 /149
白求恩借钱 /154 聂卫平的引路人 /157 亚历山大忠于友情 /162 歌德与席勒合陵 /165 屠格涅夫力劝托尔斯泰 /171 恩格斯的怀念 /176 幸运的舒曼夫妇 /181 泰戈尔高歌自由 /185

师生之情

孔 子 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。

江泽民 重教尊师新地天，艰辛攻读忆华年。

启 功 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。

牛 顿 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，那是因为有以前的科学家们的努力，我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。



孔子因材施教

由于谦虚待人、博学多能，孔子年轻的时候名气就很大，很多人都愿意把孩子送给他做门徒，他 30 岁左右就有了第一批弟子。其中包括孔子后来的著名弟子颜渊的父亲颜路、曾参的父亲曾点，以及只比孔子小 9 岁的子路。

在孔子的弟子们中，多半是属于“士”这一社会阶层的，当然，也有少数来自贵族中的求学者。

孔子曾经粗略地把他的弟子按照不同特长分为四类，并各举了几个代表人物，这就是，德行方面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；政治方面：冉有、子路；口才方面：宰我、子贡；文学方面：子游、子夏。——这有点儿像后来大学里面分学科和专业。

孔子对弟子的教育便是根据不同的特长和特点进行施教，它的最大特点是着重于启发。

一次，子路问孔子：“听说一个主张很好，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？”孔子说：“还有比你更有经验、有阅历的父兄呐，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，哪里能



马上就做呢？”可是冉有也同样问过孔子：“听说一个主张很好，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？”孔子却答道：“当然应该马上实行。”公西华看见同样的问题而答复不同，想不通，便去问孔子，孔子说：“冉有遇事畏缩，所以要鼓励他勇敢；仲由（子路）遇事轻率，所以要叮嘱他慎重。”

事实上，冉有和子路的主要毛病正在这里，作为老师孔子是看得很清楚的。冉有曾告诉过孔子：“不是不喜欢你讲的道理，就是实行起来力量够不上呢。”孔子说：“力量够不上的，走一半路，歇下来，也还罢了，可是你现在根本没想走！”这就是冉有的情况。子路却不然，子路是个痛快人，孔子曾说他三言两语就能断明一个案子。有一次，孔子开玩笑地说：“我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的话，我只好坐上小船到海外去，大概首先愿意跟着我的准是仲由了。”子路当了真，便欢喜起来。孔子却申斥道：“你勇敢比我勇敢，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！”这就是子路的脾气。孔子对他们说的话，都是对症下药的。

孔子对其他弟子也同样有中肯的批评。颜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，但因为颜渊太顺从他了，便说道：“颜回（颜渊）不是帮助我的，因为他对我什么话都一律接受！”又如孔子是主张全面发展的，如果单方面发展，他认为那就像只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了，所



以他说：“有学问、有修养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样。”可是，子贡就有陷于一偏的倾向，所以他就批评子贡说：“你只是个器具呵！”子贡问道：“什么器具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还好，是祭祀时用的器具。”意思是说，从个别的场合看来，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，却没有注意到全面的发展。

弟子有在学习上松懈的，他就加以批评。宰我白天睡懒觉，孔子就说：“烂木头是不能刻上什么的，烂土墙是不能画上什么的，我对于你还有什么办法！”子贡忙着批评别人，而放松了自己。孔子便也对他说：“你就这么聪明么？我就没有这么些功夫！”

孔子注重启发，他善于选择人容易接受的机会给予提醒。他说：“如果一个人不发愤求知，我是不开导他的；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钻研、百思不得其解而感觉困难的时候，我也不会引导他更深入一层。譬如一张四方桌在这里，假使我告诉他，桌子的一角是方的，但他一点也不用心，不能悟到那其余的三只角也是方的，我就不会再向他废话了。”

孔子在教导弟子的时候，很反对主观臆断、自以为是。他说要根绝四种东西：一是捕风捉影的猜想，二是把事情看得死死的，三是固执自己片面的看法，四是把主观的“我”看得太大，处处放在第一位。

孔子还常常以自己虚心的榜样来教育弟子。他



曾说：“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的，我不过是喜欢古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，很勤恳、很不放松地去追求就是了。”又说：“三个人一块儿走路，其中就准有我一位老师。”还说：“我知道什么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有人来问我，我也是空空的。但我一定把人家提的问题弄清楚，我尽我的力量帮他思索。”

一个当惯了教师的人，往往容易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子，有时自己不知道也冒充知道。但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却一贯虚心，对于求知始终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。孔子曾问子路说：“仲由呵，你知道什么是教育么？知道的就说知道，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，这才是真知道。一个教育者是应该这样的呵。”

他常常以自己的不断求知、积极学习态度来鼓舞弟子。他说：“我学习的时候，老怕赶不上，又怕学了又丢掉。”他又说：“十户人家的村子，找像我这样忠厚诚实的人不难，可是找我这样积极学习的，就比较少。”他时常以学而不倦来形容自己。

孔子对弟子的教育，是结合实际生活来进行的。像对于父母要尊敬，想到父母爱护子女就要注意自己健康；像与人相处要融洽，但不要迁就；像对一般人都要友爱，但更要接近好人；像做事要勤快，说话要谦虚谨慎，逢见比自己高明的人要老实请教等。

有一次，子路问孔子人死了以后怎样，孔子说：



“活着的问题还没解决，管死了以后做什么？”子路又问：“该怎样对待鬼神？”孔子说：“对待人还没对待好呢，谈什么对待鬼神！”孔子就是这样看重实际问题，而不喜欢空谈的。孔子也很少谈怪异、武力、鬼神。在做入道理方面，如果提得太高而不切实，孔子也是不许可的。子贡曾说：“我不愿意别人对待我的，我也不要照样对待别人。”孔子要子贡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修养，便说：“对呵，可这不是你现在能做到的！”

直到今天，孔子的教育方式仍有很多可取的特点，这就是：因材施教，注重启发，以身作则，踏实虚心。所以他的弟子颜渊曾这样赞叹道：“咳，往上看吧，越看越高；往里钻吧，越钻越有东西。瞧着在前头呢，忽然又转到后头了。老师是一步一步地善于诱导呵。给我最广泛的东西，又给我最扼要的东西，让我想要停下也不能够。我竭尽全力地跟着他跑，仿佛刚要赶上了，但是他又跑到前头了，总是赶不上。”

公元前 479 年，春秋末期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孔子病逝，孔子死的时候是 73 岁。他的遗体葬在现在的山东曲阜城北洙川旁边，就是被称为“孔林”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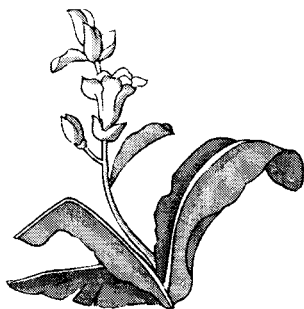
孔子死后，他的弟子像失掉了父亲一样哀痛，有很多人在他的坟墓上搭棚，为他守灵，一住就是三



年。过了三年，在分别的时候，大家又都哭了。子贡还不忍离开，又住了三年。

此后，弟子们还是常常思念孔子。他们觉得他们之中的有若很像孔子，便想拿有若当孔子来侍奉。子夏、子游、子张等人都赞成这样做，但是曾子提出不同意见。曾子说：“这不行。我们谁能比得上老师呢？老师就像江水洗过、太阳晒过那样洁白光明，谁也不能跟他比呵！”

（伍志锋）





李叔同为人师表

1914年,丰子恺小学毕业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,入学后,从刘质平等高年级同学口中,听说教他们音乐、图画课的老师叫李叔同,得知他是当今鼎鼎有名的艺术大师。可是初次见到他,竟然是一身布衣布鞋的打扮,令丰子恺惊诧不已。

丰子恺上二年级的时候,图画课归李叔同教,先教木炭模型写生。同学们一向描惯了临摹,对于木炭写生,一时无从着手。全班40多人中,竟没有一个描得像样的。

于是,李叔同只好给大家亲自示范,画好后,把它张贴在黑板上。多数同学看着黑板上的画临摹了起来,这和先前的画法没有什么两样。只有丰子恺和少数几个同学,依照刚才老师的方法,直接从石膏上写生。李叔同这才注意到了丰子恺这个学生。

丰子恺在班上任班长,为班里的事,他经常去向李叔同报告请示。一个夏天的傍晚,他又去了李叔同的房间。公事报告完毕,他准备回宿舍了,刚走到



门口,就听见李叔同在喊他。丰子恺回过身来,走近老师,听他用一贯的那种柔和的口气说:

“你的图画进步很快,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,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迅速的学生。你以后,可以……”

李叔同没有紧接着说下去,他想观察一下丰子恺的反应。此时的丰子恺,不只为老师的赞扬感到欢欣鼓舞,他意识到,在老师没有说出的话语中,包含着对自己殷切的期望。于是他说:

“谢谢! 谢谢先生! 我一定不辜负先生的期望!”

这一幕令人难忘。李叔同对丰子恺所说的几句激励性的话,不想决定了他一生的艺术和人生之路。

丰子恺对音乐也很感兴趣,但他这方面的基础远不及美术。一天早晨,轮到他还琴了,这是他最恐慌的一件事。尽管已经练了好久,可在老师面前总也弹不成一个曲调。

还琴那天,李叔同在旁边站着,丰子恺有些紧张,手指不听使唤,弹着弹着节奏就混乱了起来。李叔同说:“手指用错了一个! 重来!”一会儿又说:“键板按错了一个! 重来!”丰子恺越发慌乱起来,曲子还是没有弹完。他还来不及细想,李叔同就又说:“去吧,下次再还!”



从老师那里出来后，丰子恺一直担心，这下恐怕要不收他这个学生了。整整一个白天，他为此而忐忑不安，连饭也吃不下。

到了晚上，同学刘质平却来找他说：“李老师跟我谈了你。他说，‘丰子恺同学的学习态度十分认真，这对做事业是头等重要的。他的图画课成绩很不错，而你的音乐成绩比他好，你们今后是否可以交往，取长补短，共同提高呢？今天早晨他来还琴，尽管没有通过，不过这是由于初次还琴，过分紧张罢了。我倒很愿意收下他呢……’”丰子恺得知李先生没有嫌弃他，愿意将他收为音乐入门弟子，还主动给他推荐了一位帮助自己的师兄，心里那块石头终于放了下来，从此激发了他学好音乐的信心和决心。

学校里有位姓杨的训育主任，作风简单粗暴，学生们对他有些意见。一次，丰子恺同杨主任为了一件事发生口角，动手打了起来。丰子恺年轻力壮，那位主任哪能打得过他，吃了亏。他很生气，要求校方立即召开全校师生紧急会议，处理丰子恺打人事件。

会议在大礼堂召开。杨主任讲述了丰子恺打他的经过，主张将这一事件上报省教育厅，开除丰子恺学籍。

杨主任讲完后，十多分钟没人吭声，会场空气十分紧张，谁也不愿带头表明态度。这时，李叔同站了



起来说：

“学生打先生，是学生不好；但做老师的也有责任，说明没有教育好。不过，丰子恺同学平时还能遵守学校纪律，没犯过大错。现在就因为这件事，开除他的学籍，我看处理得也太重了。丰子恺这个学生，是个人才，将来大有前途。如果开除他的学籍，那不是葬送了他的前途吗？毁灭人才，也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啊！”

李叔同环视了一下会场四周，接着又说：

“我的意见是，这次宽恕他一次，不开除他的学籍，记他一次大过，教育他知错改错，我愿意带他一道去向杨主任道歉。这个解决办法，不知大家以为如何？”

李叔同的话音一落，全场响起了“同意，同意！”“好！好！”的回音，一致赞成他的主张。杨主任也就没话好说了。李叔同在关键时刻的这几句话，又一次决定了丰子恺一生的命运。从此，他对李叔同更加尊敬，师生间建立起了特殊的亲密关系。他常对人说：“李叔同老师是我一生最钦佩的人，也是我一生最崇拜的人！”

李叔同是何等地爱惜丰子恺这个人才，但他对丰子恺的教育也是严格的。不只关心丰子恺的学业，也关心他道德人品的修养。



以前，丰子恺经常见李叔同桌子上放着一本名为《人谱》的书，是明代刘宗周所写的，书中列举了数百条古代贤人的嘉言懿行，书的封面上有他手写的“身体力行”四个字，每个字旁都加了红圈。丰子恺觉得奇怪，就想：“李老师专精西洋艺术，为什么看这些陈旧的东西，而且总是把它放在桌子上呢？”

一次，他和几个同学去找老师，刚坐下来，李叔同就立刻翻开了这册《人谱》，指着其中的一条，十分认真地对大家解释道：

“古人说得好，首先要重视人格修养，其次才重视文艺学习。要做一个好的文艺家，必须先做一个好人。如果一个文艺家道德不好，无论技术如何精通熟练，也不足道。”

丰子恺和其他几位同学，早已对李叔同在致力于绘画、音乐、文学等文艺修养的同时，更致力于道德修行，充满敬意，现在聆听了他这番话，很快便意识到：老师是在希望他们，和他一样地去实行呵。听了李叔同的话，丰子恺心里顿时豁然开朗，真似：“与君一席谈，胜读十年书啊！”

一晃三年过去了，李叔同像玉成刘质平留日深造那样，同样关心着丰子恺今后的发展。一天下午，他把丰子恺叫进了房间，对他说：

“最近日本画坛非常热闹，他们很注意兼收并



蓄,从而创作出有民族特色的崭新风格,这种经验值得我们借鉴。你今后应该多读一些日本的艺术理论书籍,最好读读原文。我从现在起,就教你日语,你看怎样?”

这正是丰子恺求之不得的事。从此,李叔同又在业余时间,为丰子恺辅导起日语来。1918年春天,李叔同留日时的日本同学画家大野隆德、河合新茂、三宅克己、黑田清辉等来西湖写生,李叔同心想,自己有事不能和来客一起游览写生,不如让丰子恺去陪他们,不正好一边向他们学画,一边又练习了日语吗?于是由他向学校请假,让丰子恺代表他为日本画家当了三天导游。

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,丰子恺再一次深深感受到了李叔同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。遗憾的是,就在陪伴日本画家的时候,丰子恺敏锐地感觉到,他最钦佩、最崇敬的李叔同先生已产生了出家的念头,果真不久,李叔同就去当了和尚,号“弘一法师”。尽管俩人一僧一俗,但师生之间的友情,在以后的岁月中依然绵绵不绝。

(伍志锋)